



爪钉鞋

重庆人下雨天曾经穿的鞋子

□陶灵

古人的雨鞋用木板做成，板面有鞋绊，板底钉着木齿。下雨天，穿着布鞋套进鞋绊，靴起走，不打湿脚又防滑。雨鞋的名字叫木屐，大家都认识，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。但当初并不当雨鞋穿，说是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发明的。

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十来岁，看见盐厂灶房工人穿这种木屐，喊板板鞋，文雅一点的称木拖鞋。灶房地上湿漉漉的，含盐分，草鞋、布鞋要不了几天就穿烂了，雨靴又不透气，皮鞋根本穿不起。最关键的是，熬盐的灶大，出炉渣的下洞比人高，下去掏渣时，木拖鞋踩着带火星的炭渣没事儿。盐熬出来后，要拖到炕盐坪烘干，炕盐工人也穿木拖鞋在盐堆里来回翻、铲，光脚板会被盐浸坏。

古人穿木拖鞋很普及，古籍多有记载，古诗中提及的也不少，李白、白居易、司马光、辛弃疾这些名人都吟唱过。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宋朝诗人叶绍翁的《游园不值》，后两句几乎人人皆知：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我要说的是前两句：“应怜屐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”（园子的主人也许担心我的木屐踩坏了他那爱惜的青苔，轻轻敲叩柴门，好久都没人来开。）

在我看来，又硬又重的木拖鞋不仅踏坏苔藓，靴起走，后跟溅水，还弄脏裤脚。走过没水的地面和楼板时，摩擦声响又大。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电影电视剧在国内陆续播放，剧中人物，特别是男女主人公爱穿木拖鞋，一时间，商店里当时商品出售。当年我女友赶时髦，买了一双，木板米色，配粉色鞋带，上缀一朵绒花，精巧好看。她第一次穿时，宿舍走道上啪嗒啪嗒的清脆声格外刺耳，同事纷纷从门里探头看，弄得她很不好意思。回寝室后，把它塞到床底下，再没穿过。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女友成了别人的女友。

同样是古代，在南方，因为多雨，木屐有了改进，不用木板做，而是把一截树杆外形打磨成鞋样，里面挖空，穿着布鞋套进去，相当于穿鞋套。这种木屐最长达38厘米，考古人员发掘出来后，取了个新名字：木履。



民国时期，下川东的老百姓下雨天穿爪钉鞋，可自己做，也可在鞋铺买。爪钉鞋帮子用布四层，鞋底密纳后，均匀地钉上十来颗带爪的铁钉。然后往鞋底一遍一遍地刷桐油，干了再刷，刷了又干，反反复复，直到整个鞋底被桐油浸透，连鞋帮子下面一圈都浸满了油脂。

我岳母小时候穿过爪钉鞋，她说：“鞋底拿刀都砍不断，防水防滑效果好。因为是布的，穿起来比木拖鞋好走路一些。”她加重语气说：“那时穷啊，也是想苦方儿。”下川东一带，“想苦方儿”的书面语言叫“苦办法”“穷办法”。

徐老伯当挑二贩卖官盐时，从开县温汤并经巫溪县到陕西安康一带，翻山越岭，山道险峻，冬天路面因霜结冰，又硬又滑，像是走在玻璃上。他说爪钉鞋不管用，鞋上要套鞋犁才行。鞋犁为土碗大小的椭圆扁铁圈，在铁匠铺打制，有锯齿的一面触地，椭圆形微微上翘，绑扎着羊皮鞋绊，叫“过肩笼”，套在脚背上。徐老伯解释说：“过肩笼上的带子要绕踝骨系一圈，很多人开始不晓得，走着走着，鞋犁就脱了出来。”

鞋犁，像犁田一样破了路上的冰，自然就不打滑了，很贴切。“没得鞋犁的挑二，走冰路的时候，就用草绳编一个圈圈，套在鞋子上，也不溜了。”徐老伯听我询问“犁”字，补充道，“这种叫草脚马子。”

如果经城口县去陕西，要翻大巴山，路更陡，陡得前面挑二的脚后跟，可踩到后面挑二的肩上。徐老伯说：“连夏天时路都不好走。”他们因此用一头翘的扁担，货物绑在翘头上，翘头朝前，挑担在肩，高出两三个人头来，才撞不到前面的路。挑二们自嘲为“龙抬头”。路太陡，更多的是背二，货物放在“背夹子”上，用肩背起走。

山路开凿不易，仅几尺宽，一边是坎，一边是崖，背着东西错身，必须十分小心，掉下去就没得命了。路窄没“稍台”，想歇气，背夹子卸不下来，用打杵支撑着省点力，再叉开两腿，构成一个三角形，有了稳定性，趁机喘口气。一路上，背二大汗淋漓，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淌，蒙住眼睛，看不清路，胸前挂个篾条圈圈儿，用来刮汗水。背夹子是木棒做的，抵着腰背坚硬，背二使用稻草做一个腰垫，就舒服多了。

爪钉鞋、鞋犁、翘扁担……这些“想苦方儿”的故事读着酸楚，却有它的“巧”与“趣”。换个说法，“想苦方儿”也叫“穷则思变”——在穷困艰难的时候，想办法改变现状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豪放不羁

摔碗酒

□海清涓

曾经欠下石柱两个春天。这个夏天，我用四天时间把春天还给了石柱。

在石柱四天，我亲近了一场一街一寨一堡一树一河一人。一场，重庆最美森林干野草场；一街，万里长江第一街西沱云梯街；一堡，重庆最美森林大风堡；一寨，土家第一寨万寿古寨；一树，黄水公园的镇园之宝中国一号水杉母树；一河，黄水公园的天然画廊油草河；一人，巾帼英雄秦良玉。

在石柱四天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当数万寿古寨的摔碗酒。



万寿古寨傲立于万寿山之顶，是明代著名女将军秦良玉筑寨御敌的主战场。万寿山山顶面积2000余平方米，主峰海拔近1500米，突兀森郁，四周绝壁，山顶平展。寨顶的清泉，清幽清冽，四季不涸。万寿古寨有两大奇观：一是寨内秦良玉旗下的白杆兵御敌遗址，二是寨外高耸入云的男女石柱。面北的为男石柱，朝南的为女石柱。高100余米的男石柱俊朗挺拔，高70余米的女石柱端庄秀逸。据说，男女石柱的形成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有关，石柱县的得名也来源于男女石柱。

到万寿古寨时，穿宝蓝土家衣裙的土家妹子，袅袅婷婷地立在寨门口，熟练地用温开水为我们冲米茶。进了寨门，经一块刻有金银寿字的大青石，过一排整齐的青石磨青石缸，穿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吊脚楼。

铺着鹅卵石的宽敞院坝里，摆满了矮矮的木方桌和竹靠椅。来过石柱的文友提醒我们，“晚餐要喝摔碗酒。”“摔碗酒？摔碗酒就是土家砸酒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不是，摔碗酒就是喝完酒把碗摔掉。”文友笑着解释。喝完酒摔掉碗？碗是人们日常必需的饮食器皿，不管是饭碗、菜碗、汤碗、茶碗、酒碗，都是花钱买来的。吃菜就吃菜，喝酒就喝酒，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摔掉碗呢？虽然觉得摔碗酒有些匪夷所思，但我没有把话说出来。



月亮亮起来，灯火亮起来，院子正前方的摆手堂上，身着民族服装的土家阿哥阿妹唱着啰儿调跳起摆手舞。腊猪蹄、腊排骨、蔬菜鱼翅盅、黄连老鸭汤、口水鸡、土司绿豆面、斑鸠叶豆腐、拔丝蕨粑、锅巴洋芋、都巴块、凉拌黄莲花、凉拌刺老芭……木方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土家特色菜。一筐一筐的土陶碗像整装待发的士兵，镇定自若地守候在竹靠椅旁边。

听着悦耳的六口茶，刚吃了一根土司面，邻桌就响起了摔碗声。一个石柱文友客气地举起手中的碗，我战战兢兢端起碗（只装了一点点酒），微笑着碰了一下文友的碗。文友点点头，仰起脖子，将碗中的酒一饮而尽，接着用三个指头沾着酒碗，往身子侧边轻轻一扔，啪，碗落在地上，碎了。不敢摔碗的我忍不住小声说了一句，“哎呀，你，你居然真把碗摔掉了。”

俗话说，百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。

“亲，喝完酒不摔碗，是一种不礼貌。”坐在左边的文友小声说。“谢谢，我摔。”抿了一口碗中的酒，我苦着脸学文友的样子将手中的碗往身子侧边轻轻一扔，落在地上的碗，没有响声，完好无损。碗没有摔破，按当地的规矩要罚三碗酒。因为我是第一次到石柱，也是第一次喝摔碗酒，所以从宽处理，只罚了一碗酒。

喝了被罚的酒，我鼓起勇气站起来，双手举碗，往脚下重重一摔。啪，响声清脆又猛烈。碗当然摔破了，而且摔得四分五裂。看着地上的碎碗片，我心里涌起微微的疼痛。

见我怅怅地盯着碎碗，另一个石柱文友喝了一碗酒，摔碎一个碗，一口气道出了摔碗酒的三个传说。

第一个传说，摔碗酒与土家族先人巴蔓子有关。巴蔓子是东周末期的一位巴国将军，以让三座城池之诺，求得楚国援兵平定内乱。楚国解救巴国后，楚使前来索要三座城池。“许诺，乃大丈夫之言。然，巴国疆土不可分，人臣岂能私下割城，吾宁可一死，以谢食言之罪。”巴蔓子说完，连续喝下九大碗酒，并将九个大酒碗一一重重摔碎，然后拔剑自刎。巴蔓子将军喝酒摔碗、以头留城，摔出的是豪气冲天的千古忠信。

第二个传说，摔碗酒与一对土家兄弟有关。相传，土家族的两个兄弟或是族长之间有个人恩怨，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，他们决定尽释前嫌。在一个舍巴日，他们共饮一碗酒，为表示今后的团结互助，饮完酒之后，他们将碗摔碎，以泯恩仇。

第三个传说，摔碗酒与战争有关。摔碗酒在古代是土家儿女上战场前的一种壮行酒。

三个传说，我更愿意相信第一个。既然摔碗酒是对巴将军的纪念和尊重，既然摔碗酒是土家人款待亲朋的一种习俗，既然摔碗酒和摆手舞一样是土家的风情特色。那，我索性也入乡随俗。举起碗，一股从未有过的豪气油然而生。一连喝了四碗，一连摔了四个碗。

悠悠岁月，滚滚长江，巴人后裔，白虎血脉，形成了石柱土家族不可复制的风土风情。篝火在熊熊燃烧，春天绿在继续浓，啰儿调在继续唱，摆手舞在继续跳，苞谷酒在继续喝，土陶碗在继续摔。

(作者系永川区作协副主席)

